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初集

御製序 目録

卷一 二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周嘉猷

御製文初集序

于敏中排次數年來所為御製文初集成而以序為請夫序者所以叙陳經旨故孔子作書序子夏作詩序未聞自序其文也自序其文葢漢唐以後之事乎為天子者所以修巳治人必當以三代以上自勗豈可以漢唐以後自晝此正務也至於文乃其餘事耳然亦豈可以漢唐以後為法哉如是則敏中之請序可以不允既而

思之向之樂善堂全集及御製詩初集不既有序乎於
凡惕已敬
天本身徵民憫農桑驗今昔葢已言之悉矣例以向不
可以不序而以向之言之悉則又可以不必序矣雖然
不欲與文人學士爭長亦向之本意也則今之裒然成
集者與向之言為合乎為否乎以之自問抑又不能措
一辭云
乾隆甲申嘉平御製

經筵講官户部左侍郎臣于敏中謹

奏為

聖文日富

鉅製宜宣恭請編刻以昭化成事欽惟我

皇上濬哲天成緝熙時懋每當

勅幾勤政之暇尤著立言載道之功經緯為章積盈

卷冊臣伏見

御製詩篇前蒙

俞付剞劂

初集二集燦若珠聯凡薄海操觚之士得共仰矚

光華詠歌抃舞惟是

御製文集未經宣示書林喁望積久彌殷臣愚竊念

鴻篇美富自

臨御以迄於今多至五百餘首囊括古今苞涵鈞軸

䀋六籍之奥旨集羣言之大成上而揚

謨訓以欽燕貽奉

慈寧以申祝蝦大而策勳紀績以慶武成導河覲海以

勤民事

誠格

天而應禱雨告風之版

德孚遠而訂同文輿地之編紬繹

聖言則跋為君難而書屏扆㩗制

國篆則記傳寶譜而慎典司闡治要而衡創業守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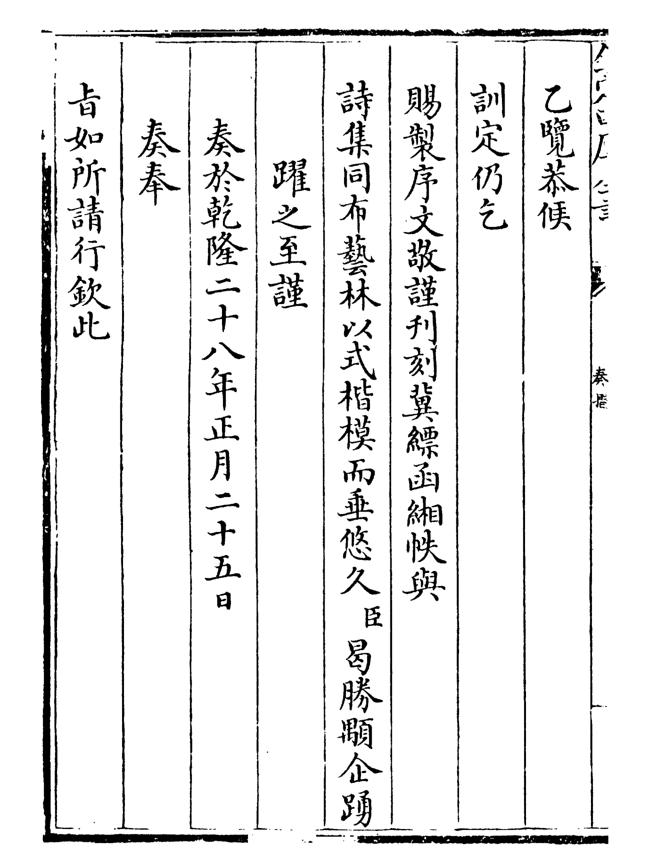
備制作而釐鍾懸禮器溯

肇造之規模
盛京賦所以述懿美晰韃伐之事理
開惑論所以迪凡蒙
褆躬而箴銘勒諸
宫殿牖世而經史頒在學宫
講筵闡道藴之精
臨軒發策科之問以至會心體物考古訂譌紀勝鐫
珉弁詞選要或因器以形道或程藝以喻言或

識縑素而寓鑑甄或贊圖像而通微妙莫不元元本本炳炳麟麟理實兼乎内聖外王言有裨於人心世道文成而規矩凖繩斯立氣盛而短長高下皆宜散行則漢唐諸家所不能窺韻語則卿雲流輩所不能逮臣日侍

禁近先覩為榮謂宜並壽棗梨垂光宇宙區區愚悃蓄有歲年爲此繕摺瀆陳仰懇

皇上俯允臣請俾臣以次盥録排類成編上呈



乙覽恭候

訓定仍乞

賜製序文敬謹刋刻冀縹函緗帙與

詩集同布藝林以式楷模而垂悠久臣曷勝顒企踴

躍之至謹

奏於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

奏奉

旨如所請行欽此

一恭按
樂善堂全集十有四門以論為首誠以闡發精微彰
明道法不獨賅六藝之大成實可垂萬古之經
訓茲編次
御製文集恭載
經筵御論為冠以見
君師統合文德光華為從來藝林集部未有之盛自
論以下復依次排類為十有八門先散行次韻

語並按歲月前後敬謹編列

一恭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內有

勑諭一門伏見我

皇上御極以來

絲綸渙汗記載浩富自應另俟

宣付史館專刻成編頒示天下若於

文集節録轉虞掛漏未敢一體編載

一

聖祖御製文集內又有

奏書一門仰惟

皇上孝思誠篤流為至文每逢

聖母萬壽大慶

親製賦頌諸體

鴻篇美盛備登

集內至每次恭上

皇太后徽號奏書及慶賀
令節箋表例由閣臣撰擬不敢贅録

一恭繹
御製樂善堂全集序文有云自今以後雖有所著述
或出詞臣之手真贗各半此蓋
謙尊之德因時立言臣恭列
禁近伏見我
皇上典學幾餘研朱濡翰刻晷成文數百千言不加

點乙皆在

廷諸臣管蠡所不能窺涓壤所莫能贊若前

序所云或指尋常碑文序記循例撰擬者而言茲集

編載並

親御丹素所成向登

文本者其臣下代言諸作概未敢附列以紀徵實

一敬編

御製文集計自

臨御以來至今積五百餘篇輝煌灝瀚足煥縹緗謹
擬列為前集自後日益歲增積盈卷帙俟與現
在排類篇冊相埒即續請恭刊以次分集傳示
無窮

集部七

御製文初集目録一

別集類六

國朝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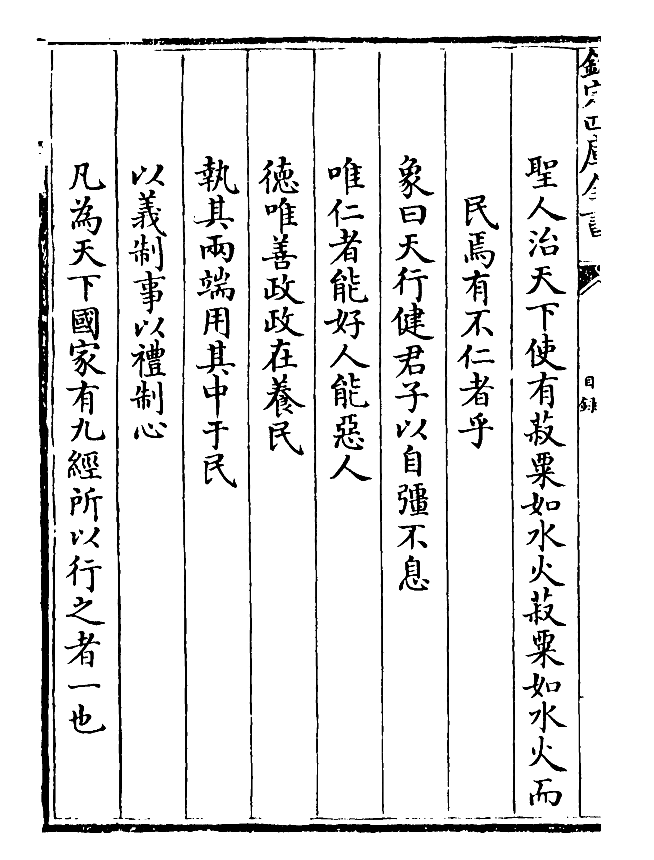
經筵御論

道之以徳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洛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卷二

經筵御論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恵黎民懐之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卷四

記

卷六

記

萬壽山五百羅漢堂記

卷七

記

春耦齋記

討源書屋記

小有天園記

樂善堂記

卷八

序

卷九

序

卷十

序

卷十一

序

卷十二

序

卷十四
問

考辨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初集目録二

卷十五

碑文

聖德神功碑

卷十六

碑文

文廟碑文

卷十七

碑文

卷十八
碑文

卷十九
碑文

卷二十

碑文

卷二十一

碑文

卷二十二

雜著

盛京賦有序

卷二十四

賦

氷嬉賦有序

述悲賦有序

哨鹿賦有序

靈珀賦

夜亮木賦

卷二十五

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連珠

卷二十六

頌

老人星頌

慈聖萬壽九如頌有序

掖

輦紀慶頌有序

箴

負扆銘

嘉量銘

刻漏銘

帶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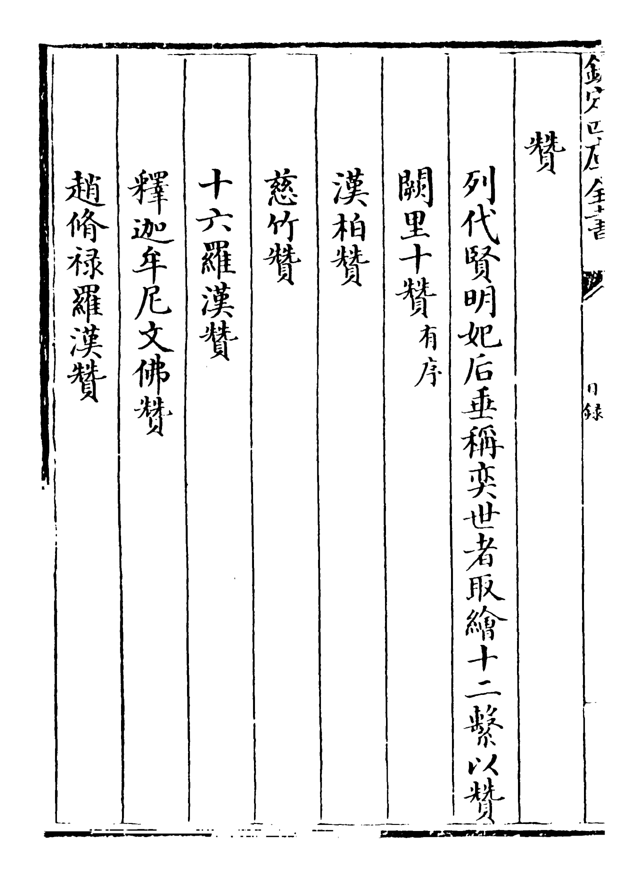
未央宮瓦硯銘

銅雀臺瓦硯銘

座右銘

漢玉秘閣銘

卷二十八



贊

卷二十九
贊

姚文瀚畫羅漢贊
丁觀鵬畫大士贊
金廷標羅漢贊
趙孟頫達摩贊
李公麟十四羅漢贊
趙孟頫達摩像贊
盧楞伽阿羅漢像贊

卷三十

贊

丁觀鵬畫釋迦牟尼佛贊

丁觀鵬畫十六應真贊

金廷標畫古佛贊

貫休臨吳道子古佛像贊

臣等謹案

御製文初集三十卷凡五百七十餘篇先散行次韻語為十有九門門各以歲月為次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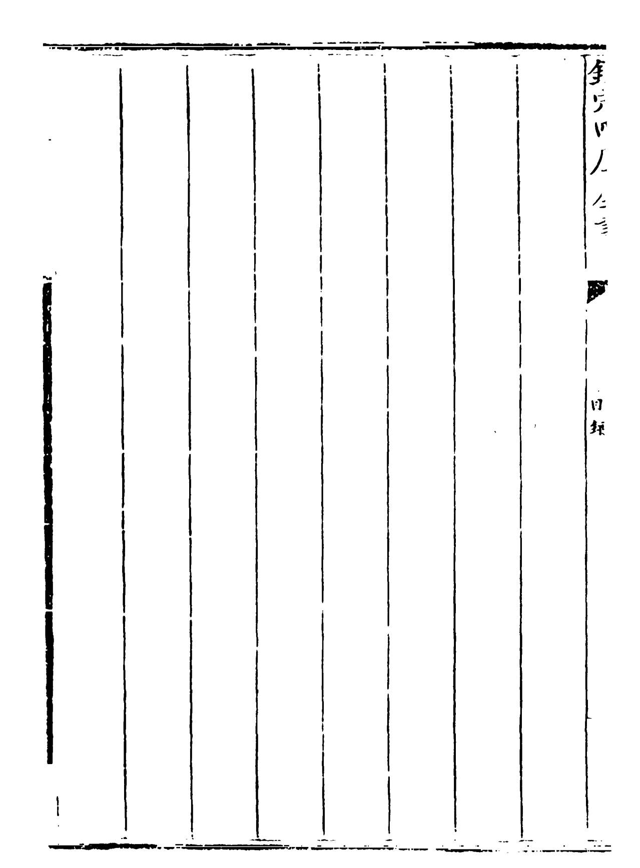
萬幾之餘

親御丹素所成其尋常碑文序記之屬臣下恭擬
代言者不與焉伏覩
聖文之富亘古未有且兹
集特為初基繼是而
日新月盛源源刋布以嘉惠無窮洵為薄海儒林
之厚慶至於
載道修辭盡善盡美之極則如
星雲輝縵有目咸覩且具見於諸臣後跋臣等無

能複贊一詞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御製文初集卷一

經筵御論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政刑者德禮之先聲德禮者政刑之大本舍德禮而求政刑必成雜霸之治即政刑而寓德禮乃見純王之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云德禮之外別有所謂政刑則非聖人垂教之本意矣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自昔聖帝明王以堯舜為極則堯之命羲和也曰敬授民時舜之咨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時其重民天而厚民生之心若合符節而探本究原則莫切於時之一字知其時則恒雨恒暘動闗深宫之慮祁寒暑雨時切蔀屋之憂夫其川澤山林非時有禁宫功鼛鼓非時不使猶其後焉者也

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

夫子歷論堯舜禹湯武王授受之旨而統之曰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寬信敏公乃聖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寬居首者蓋寬者仁之用仁者元之德元者善之長故惟寬然後能兼容並育而羣生之衆有所托命焉左傳記夫子之言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因一時為鄭而發此補偏救獘之説若夫聖王出治舍寬其何以為敷政寧人之本哉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是言人君主敬之學也蔡傳以為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猶在事為邊說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是知人主一心一日二日之間萬幾伏乎此若不以戒謹危懼持之則敢度敢禮之事因是而起雖有瞽史之諫暬御之箴而幾微之間理欲之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非兢兢業業慎之又慎則天命民嵒有所弗保矣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

焉有不仁者乎

民為邦本食乃民天菽粟如水火斯民敦禮讓之習户有盈寧之象仁風於是乎興矣然菽粟全頼天時而天時則不可保其必然聖人之使有菽粟如水火亦惟盡人事以賛天功耳恐無所出也教民耕種恐無所餘也教民積貯凡所為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者何一非使菽粟如水火之道哉今天下幅員日廣生齒日繁一有水旱饑荒立告此皆不能使菽粟如水火之故也吾君臣

宜共留意焉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天行健行所無事而自健也君子以自彊不息猶有勉強之功焉然至於不息則與天行之健同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是故天行之健天不自知其為健也而四時行百物生天何容心哉君子自彊不息則必存理遏欲克己復禮而操持省察之功不容少間矣大抵理乃固有何用其存理本無欲何用其遏本無可克之己亦無可

復之禮故不息即健自彊斯不息君子以自彊不息者亦示人以下學上達階耳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仁者之能好人夫人而知知之矣至於仁者之能惡人則人或未之知也是以聖人以之訓人焉夫有情之人孰無好惡然率好惡之良雖愚夫愚婦亦有得其正而極好惡之量即大賢大智鮮能復其初故好人而非淪於徇物之私惡人而非同於嫉世之偏是之謂能好能惡

子夏之歎夫子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可見仁者之能好能惡雖樊遲之賢尚有未窺其領要者世之人但以得衆容物為盡仁之量者其見豈不淺哉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二典三謨皆言政之經而提其要則莫過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二語蓋視德與政為二者莫不謂德為體而政為用有内外之分焉惟其分而為二是物我之念生

而其愛物之政究非體天之德也夫聖人視德與政皆一體之事本天良而脩德而不見其脩之為我也率天德而施政而不見其施之及民也德即政政即德而天下豈尚有不養之民哉故府脩事和黎民於變旹天下養民之政皆聖帝明王惟精惟一執兩用中之德所流出也豈後世崇尚功利敷揚聲教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

中之理無定在而中之用甚廣博一物有一物之中一

事有一事之中若不擇之審而行之至則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故大舜之執兩用中非大舜自用其中也彼兩端之間自有其一定不移之中而舜適用之會衆善於一心而無已推一心於天下而無人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若大舜先立一中以衡其兩端則是大舜之中非兩端之中矣又何能用之於民而時措咸宜哉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先儒謂動而以義制事靜而以禮制心斯言也其殆未

知成湯建中之道乎夫建中謂何義禮是也事有萬端而總不出一義心操萬化而總不出一禮心者事之體事者心之用然未有體立而用不隨亦未有用彰而體不附者若分動静内外而言則義禮判為兩途又何能制事制心哉故義非特制事亦以制心禮非特制心亦以制事何言之義主化裁事制而心益得其不偏不倚之體禮持損益心制而事益彰其無過不及之用此則成湯之大德所由懋昭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者則一所謂一乃貫始終徹上下無一則九者不行無九則一者不現故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所以為九之本形而下者謂之器九所以為一之用蓋有天下之責者皆不可不知九經之必不可離而尤不可不知一之為至要也知其為要則所為基命宥密主一無適必有以立乎大本大源而燕好之私不形乎動静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於以措行九經蓋易

易耳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舜之戒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而必其精一之至人心盡泯道心常存然後措之施行而無一之非中益所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其亦承帝之訓而反覆乎中之難執耳夫不可咈百姓以從己欲中人以上皆知之至於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非執中之大聖則或不免矣蓋道

者何中之謂也不及者無論矣若違道以邀百姓之譽此其心先不以誠待百姓其流必入於雜霸之治而過之失將與不及等故誠能動物違道則不誠不誠則不中此虞廷交儆之詞所以為千古治統之源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蓋言君子於民相關之切亦猶父母之

愛其子耳詩云民有所好不能自遂君子從而遂其好焉民有所惡不能自去君子從而去其惡焉是猶視乎民之好惡以為則父母之謂何細味詩云民之父母大學以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其相關之切有不待民之好民之惡而君子已同其好惡者此之謂民之父母也盍亦觀乎父母之於嬰孩乎啼而知其飢焉笑而知其愉焉其飢也亦憂之其愉也亦咻之豈必待嬰孩之自言乎君子之於民亦猶是而已矣故父母

之於子雖竭盡劬勞初不自謂能盡君子之道而責報於其子君子之於民雖惠鮮懷保初不自謂能盡君子之職而責報於其民夫萬民之心一大君之心也董子曰君心正而天下莫不歸於正蓋得絜矩之本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天具四德而為春夏秋冬人體四德而為仁義

禮智然夏秋冬咸統於春而義禮智實歸於仁故曰元者善之長也惟其善之長故亨亦元之亨利亦元之利貞亦元之貞天道一人道故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茍失其仁則不可以為人於義禮智乎何有故氣成形而理成性茍無其氣不可以成形茍無其理不可以成性而其氣其理總一元為之樞紐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子蓋明示之矣

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天地至廣也民物至衆也而一人一日之間茍能克巳復禮天下歸仁焉斯語也聖人豈欺我哉蓋天地民物總不外我之一心仁人心也惟不能存仁其心巳亡矣是以視天地民物自天地民物而我自我於歸仁乎何有然其本性之善固在也一日克巳復禮其仁即在是而天下之歸仁亦在是故顔子三月不違斯三月之間即是天下歸仁而其餘之日月至其至之時天下之歸仁亦猶顔子之三月不違而巳矣至於聖人位天地育

萬物何一非此心之流行於宇宙間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乎是非以仁為感通之具也亦非舉為仁之效而蘄人之求仁也人苟未能克己復禮則必卜度人之能感通天下而以天下歸仁為為仁之效是心也即己也持此己而冀天下之歸仁是猶北轅而適越吾知其無至之日必矣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是惟無恒所以恒久而不已也夫

四時代謝二氣遞嬗何嘗久春而久夏乎然惟其不恒是以春恒去而夏恒來運而不窮豈非天地之以正而能久耶所謂正者何其不已之謂乎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久於其道也而大生廣生萬物芸芸孰非易知簡能所悠久以無疆者乎是故天地以正而恒而天地初不自見其可恒於正使天地自見其可恒於正是有恒矣有恒斯無恒必恒生而恒滅恒屈而恒伸無是理也故觀天地之恒久不若觀天地之不已惟其不已

是以恒久穆穆文王純亦不已是誠希天之聖乎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貢之贊孔子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是乎夫子之言性誠不可得而聞乎哉乃夫子之言性則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以性對習而近之與遠亦不過百步五十步之分耳何其視性之卑耶葢嘗讀中庸而知其說矣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習相遠也此猶未

指夫知誘物化之私而言而其視性之近乎天命為已遠矣故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即脩道率性之謂也詩曰穆穆文王純亦不已此即性即天命之謂也而程子動箴亦曰習與性成聖賢同歸誠能遏人心即所以存道心不遠復无祇悔又何遠近之殊耶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天地養萬物而不能不藉后之裁成輔相聖人養萬民而不能不賴賢之時亮天工是以周公躬吐握之勞故

有國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寰區至廣也生民至衆也以一人之心智耳目御之其徼精勞神而迄無成功亦不待燭照數計而龜卜矣自古聖王勞於求賢逸於得人然得人始逸而求賢則勞毋論求之不以道得之不以實所得非其人所求非其賢而天下之萬民不可以一日而不養為君難葢誠乎其難矣

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

此聖人歎世道之衰微而慨想古之人也夫學者何明

明德以新民而止於至善惟行其心之所安而盡其分之當為耳豈有人己之分哉自精一之學不傳而人己乃判分於是不知而愠者有之蓋不能克己也故孔子矯之曰汝以此為為己乎古之學者不蘄人知而人無不知此乃所以為己也今之學者惟蘄人知心逐於外而日喪是為人耳豈為己耶究之古之學者何曾有為己之心哉夫有己必有人人己之見介於中天理之公於是泯矣故古之學者無人己之分又豈有為己為人

之别聖人慨今之學者之不古若於是有古之學者為

已之歎耳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已其終至於成物今之

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已蓋亦微見聖人本意也耳

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地之大德曰生德與生不可析而二之若謂職覆職

載德莫大大始成物生莫盛是德與生為兩事而非易

簡矣德即生而無聲無臭之理於是乎昭生即德而成

形成象之用於是乎溥故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天地之

心也天地之心不可見以天地之大德見天地之大德不可見以天地之生物見然而生即德德即心大生廣生孰非易簡之至德哉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無倦者存誠之體行之以忠者致誠之事此夫子因子張之問政而告之以内聖外王之學也蓋内聖外王之學原無居與行之分而遑有心與事之岐一誠而已夫何間焉自夫知誘物蔽而亡其正誠斯泯矣故居

之心者不能不怠而行之事者不能不偽非特為政者作此而失恒即為學者因此而喪良者多矣故夫子因子張之問政而發明之茍其居之心者一朝乾夕惕之朓行之事者一不欲勿施之孚誠斯立矣政斯行矣何嘗分誠與政為二事又安用其以政而存諸心以政而達諸事乎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天地無心以萬物為心聖人無情以萬民為情試覩春

生夏長秋收冬藏而飛潛動植之倫各形其形而色其色孰非天地之心哉放勲之時平章百姓而黎民於變時雍孰非聖人之情哉故萬物之化生不待天地之感而即見天地之感天下之和平亦不待聖人之感而亦即見聖人之感使天地有心而感萬物則自混茫以來至於今日不知其漏者有幾而斷者凡幾矣惟其以萬物為心是以萬物如是化生終古不窮人不能名强名之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至於熙皥之世首推唐虞自

此以降雖有小康之時均非華胥之世也毋亦以有情之感感人之有情此亦一情也彼亦一情也聖人方且惴惴焉而云天下和平是自欺耳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聖時憲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昔敬姜之言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此正夫子勞之之意夫教養二事本是一事既教之則不能不勞之無論木鐸之徇庠序

黨遂之設節其性以六禮興其徳以七教而彼蚩蚩之民方且視以為扞格而難行即教之樹藝課以耕桑雨淋日炙中老農執杖而督其子曰力為之其子以為是苦我勞我者有之矣而況官乎此為政者勞民之難也然而亦易者則有先之之誠在夫老農勞其子而其子終不怨者無他以為其愛我教我為我謀而勞我而彼亦與我共此勞也使為政者以惻怛之心行忠厚之政以身先之則雖勞其民而民不以為勞如子之從父焉

若云以身勞之則自有以身先之之事在此不可以不辯

修辭立其誠

繫辭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此正可與文言修辭立誠之意相發明蓋一言一行無不以立誠為要而非獨指文辭之宜去其偽也且道之在天地間無人而不

具即無人而不可行顓蒙庸愚者不能無言行即無不可立之誠若徒以文辭為事攻乎此而修治之去枝葉絶浮夸以為吾將立其誠焉則此心已非誠矣所謂北轅而適越耳故程子云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僞蓋深有體驗之學也

御製文初集卷二

經筵御論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天地萬物本一體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其理自然不待勉强夫所謂大本不可不立達道不可不行豈非教人以戒懼謹獨之意乎然究而言之有不可則有可者在是尚出於勉强也出於勉强則不能致中和

而位天地育萬物矣蓋天地本無不位也萬物本無不育也元黄分而清濁奠形色章而動植殊歷混茫以來有不位不育之時乎其不位不育皆自人心不能致中和而然初非天地萬物之過也孟子得子思之正傳故其言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致中之道也强恕而行致和之道也信矣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也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從來釋書者率云闢四方之門以來賢俊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以去壅蔽夫明目達聰以去壅蔽似矣而所云闢四方之門使賢者由此而入則是門當設於何所乎舜制九州幅員不為不廣四岳十二牧之徒内外弼亮豈必設之閶闔以限量之哉蓋目為視之門耳為聽之門闢門者闢此耳明達者明達此耳苟其視聽無所壅蔽則賢材亦由是而升民隠亦由是而達使不能兼聽並觀則所謂賢者未必賢矣故闢門明目達聰本

為一事不可歧而二之且兼聽並觀尤以得賢為要設不能得賢則兼聽並觀適滋叢脞又何民隱之能周知乎故為君者以天下人之聰明為聰明則公以一二人之聰明為聰明則私言之易而行之難此吾所以望勲華之世而興歎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天子庶人其分雖殊而脩身則無二致脩身者天子之所以為天子庶人之所以為庶人也故中庸曰脩身以

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此以見身爲心之所託而家國天下之本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而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亦云有其本則末不求而自至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焉非云我之脩身所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如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修身非爲巳矣庶人無治平之責者亦可不脩身矣不知人也身也心也三而一者也心不可見於身而見人亦形名以身而名脩身要矣明德新民其皆以是爲宗乎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蓋嘗觀於造化自然之流行而知天地之大矣天地之大未嘗自言其益而其益乃无方焉一陰一陽之謂道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往者屈而來者伸息復消而消復息天地何容心哉而惟是日進無疆之體健行不息化育萬物各正性命何其益之大也彼惠心而或問者固不足稱即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而苟其内無健順藏用之功則不足以建知始作成之本外無丕冒顯仁之量

則不足以贊覆幬化育之權然而天地無心於萬物而萬物亦無心於天地故其益无方焉聖人有心於萬物而萬物亦有心於聖人故其益有量焉此裁成輔相者所以倍難於資始資生之無為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問仁而曰愛人問知而曰知人此非啻示仁知之用而且括仁知之體嘗謂聖人之言大小畢該有如海焉以瓶取之盈瓶以罌取之盈罌無不滿其量故聖門問仁

者雖多夫子各告之殊而無非為仁之極則也乃樊遲以仁知兼問夫子亦惟是直指其要曰愛人知人似乎隨所問而揭指歸於以明仁知有相成之用而已然仁知之全體大用無有過於此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地以生物為心也聖人得乾之元以為仁聖人之愛人即天地生物之心也舍生物之心不可見乾元之資始舍愛人又何能見聖人之仁哉愛人之為仁明則知人之為知可類推矣余故曰非啻示仁知之用而且括仁

知之體

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易道廣大無不備體以示其象德以寓其理闡天地自然之蘊者其惟極深研幾之聖人乎試觀澤上有地臨之象也悅以强教順以含容臨之理也具其象而理或乖玩辭者其何所從焉澤上有地人咸知其為臨之象矣而因悅之教與順之容更識臨之理教而不養操切之政也養而不教姑息之為也從古盡臨之義者舍是

其何以為治民之急務哉且也教與養亦相資而不可離者是故無包荒之量則振德之心究不能至誠無斁也鮮納汙之德則虛受之懷究不能廣大無限也人徒知教養之宜並行而不知教正所以為養養正所以為教也有臨民之責者所宜視為一事而日勉焉弗遑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貫不外於忠恕而實則忠恕即一貫而已蓋一貫即所云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其道無端

俛之可見而非不可見也於忠恕見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不可見也於四時之行百物之生見之謂四時百物非天地可乎謂天地將借四時百物以見可乎忠恕之於一貫亦如是而已矣形而上者謂之道天地是也一貫是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四時百物是也忠恕是也夫聖人又何嘗有告曾子之别傳而曾子乃假借是語以泛應門人之問哉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此語當與君子和而不同句並觀蓋所云同者非同其私也同其志也其志維何敬天勤民而已夫惟同其志則都俞同也吁咈亦同也使以其私則都俞乃阿諛之風而吁咈亦後言之漸安得謂之其志同乎故天地有高卑之經而上下有氣機之應君子法乎此是以志氣相孚疇咨交儆無非欽若亮采之心也此所謂和而不同也而適成其為上下交而其志同也魏徵之面折廷諍韓范之上殿相爭胥是道而已爾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聖人勉人以順應天下之理故先示人以大公無我之心蓋人必有所不為而後足以有為然此以言其立志而非謂其於制天下之事也於制天下之事而預存一必為必不為之心則非大公無我之道失義之宜矣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鑒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鑑者妍媸畢露内聖外王之學莫不以是為要而有臨民之責者舍此更無以為出治之本此

執中之傳所以為千古帝王之師範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人君亦孰不欲知人而安民哉然知人固不易人固不易知天下之人衆矣人君則惟一人以衆人之心欲蘄一人之知而一人持此一心以應天下衆人之心且欲知之無遺焉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難矣然禹必曰惟帝其難之者何哉蓋自是者見人之非而不見已之非自易者見人之難而不見已之難惟帝欽若之衷常見

已之非常見已之難是以知人本難而堯能官人則不難矣能官人斯能安民若夫黎民之懷必其深仁厚澤實有淪肌浹髓使百姓尊親於自不容已有非驩虞之政所能勉强而致之者矣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所以所由所安雖在人曰視曰觀曰察則在已必也如衡如石而物之懸者自呈其輕重如水如鏡而物之照

者自露其妍媸故聖人教人無非自盡其力而更要在不存成見不然萬理紛前一likely指或蔽其為以為由為安且不能辨又焉能致視致觀致察以期人之不度哉雖然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是以聖人再三丁寧而不厭其詳者抑亦有懼於聽言觀行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元足以包四徳而仁亦足以貫四端體仁即所以體元體元即所以體乾也然四端無非仁而仁之本則在於

博愛四徳無非元而元之本則在於大生試觀四時之春而可知天地之心矣體仁長人又何待蓍占而龜卜哉雖然無亨利貞不能成其為元而無義禮智亦不能成其為仁故聖人義制事禮制心不妨並用而其為全體大用之本者必於仁焉是存肫然而無不愛廓然而無不容已飢已溺關切深衷曰教曰養籌之無窮此聖人之所以體仁也此其所以能長民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德無不實而所明皆善性而有之聖人也先明乎善而後實其德教而入之賢人也誠者理之當然明者明其所以然性即理也教即所以明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是故誠之外無性明之外無教聖人渾然天理無所用其明而明無不照謂之所性而有尚屬强名則何藉乎教賢人日月至焉必待先明乎善而後實之乃復其性然明即明此理實亦實此理而已夫豈別有所謂教哉朱子謂與天命謂性脩道謂教二字不同予以為政無

不同耳

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天高聽卑一念之克罔聖狂分焉而天之眷顧與否亦捷於響應故求天於天不若求天於已人事盡而天理見幾者事之微天理存而人事脩時者理之運無時無事而不戒勑則不覩不聞之戒慎恐懼勵朝乾夕惕而無間以是而對越顧諟庶幾乎私欲潛消克已復禮以之脩身則履中而蹈和以之施政則形端而表正即皐

陶之颺言亦豈外夫大舜庸作之意哉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此非四事蓋兩事耳博學而不篤志則或涉為荒唐切問而不近思則或入於無稽然志也思也一心之事耳仁人心也安見篤志近思而心常馳騖於外者哉故曰仁在其中朱註以為未及乎力行而為仁此或為下學者言夫篤志近思而不力行則又安得謂之篤志近思乎子夏雖文學之科此言實見道之論故博學切問仍

文學之事歟而篤志近思則心存矣心存而仁存是知學問思辨智之事而智亦仁之事不然元何以貫四端而長萬善哉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夏不能不雨冬不能不寒於其常也而民猶有怨咨者非怨雨寒也力耕桑而不得飽食煖衣斯其艱也斯民之宜其無時而不怨咨也治人者豈可不思其艱乎思其艱則當圖其易而易正不易圖也必也生衆食寡為

疾用舒三物五典以教以安庶其菽粟如水火而民免罹於艱得少寧乎然民有可免艱獲寧之理而上終不可得有覺易不艱之日蓋以為易則其艱立至矣治民乃一節若夫守先王之業綜萬幾之理其難其慎惟日孜孜又何嘗一息一刻有不艱覺易之時也耶

成巳仁也成物知也

至誠如神斯巳物一貫無所用其成而無不成譬之天地化四時育萬物而四時萬物無非天地故天地不自

見為天地而誠者不自見為誠也誠之者則不然見有所謂誠則有所謂已既有所謂已即有所謂物雖然已與物又豈有二致哉反身而誠斯盡已之性誠精故明斯盡物之性然而脩身脩道當盡克已復禮之功欲立欲達當推胞與為懐之量所為人欲盡而天理存外内合而時措宜仁也智也皆一誠之實理而已但人道無不當勉而有位與無位者其成已成物措施參贊之功所殊自覺霄壤是又予所抱歉而刻不能已於懐者夫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乾坤之撰至健至順確然隤然示人易簡而人或不知即有知之者亦云乾坤始能如是而人豈能惟聖人體天地之心以為心斯參天地之化以為化然而乾坤運終古而無窮者則以得易簡之理也聖人雖百世而罕遇者則以失易簡之理也失易簡之理何以其有人已之分也一有人已之分則物來而不能順應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又何能崇德廣業成參贊之功哉故人欲效

乾坤之易簡當法聖人之無私無私則理存理存則守者約而應不窮久大之規胥於是乎在矣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斯言也蓋孔子知命耳順以後所以示學者真實至當之理非因子貢以言語觀聖人徒為是不待言而可見之語而別有所謂妙道精義也且四時行百物生之中何一非天乎而四時行百物生之外又何別有可以見天者乎聖人視聽言動晝作夜息之中何一非妙道精

義乎而聖人視聽言動晝作夜息之外又何别有所謂妙道精義者乎天即聖人聖人即天四時行百物生即聖人之視聽言動晝作夜息吾故曰此孔子知命耳順以後所以示學者真實至當之理非因子貢以言語觀聖人徒爲是不待言而可見之語而别有所謂妙道精義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學者由躬行實踐深造而自得之可矣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諸家解此者大約以其難其慎屬之君惟和惟一屬之臣如是則是伊尹泛訓之辭而非訓太甲之辭矣蓋難於任用慎於聽察此固君職不待言矣即惟和惟一何莫非君職乎哉且也不惠於阿衡是不和也庸罔念聞是不一也以致邇訓允德是既和且一然後能為商令主而謂是為訓人臣之語可乎然欲和一於後必當難慎於先周而不比慎終惟始用是道也則君子進而小人退相需殷而相得彰蔡傳引而未發予故申而論之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明以識事物之理察以盡人倫之詳察雖若精於明然事物原不出人倫之外也處人倫之間而能盡仁義之詳者莫過於舜故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蓋由仁義行則仁義與已為一行仁義則已與仁義為二仁者安仁無所勉强而所行無非仁能仁而安有不能義者乎知者利仁則是知其為利而行之者其視從容中道由仁義而行渾然無間不待用力者則有别矣易曰

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不察於人倫之閒而盡仁義之詳者烏足與言內聖外王之道也耶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脩己治人之道莫善於日新莫不善於自畫動而巽不惟學者作聖之功實王者體乾之德蓋不震動則不能奮發有為不巽入則不能遜志涵養遜志則雖有為而亦不鄰於躁奮發則雖涵養而亦不入於弛以之脩己則德崇以之治人則業廣文王之於穆不已周公之無

逸作所胥是道也豈徒學問之益云乎哉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赤子之在母旁形日近而情日接然猶待心誠求之而後不中不遠若夫居九重之上臨兆民之衆勢分相隔委曲莫達其能洞悉民艱呼吸相關使無向隅之歎而皆得養育之資蓋亦難矣故禹稷已飢已溺文王視民如傷用是道也接屋連閣非不麗然民有掘穴狹廬者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然民有菽粟不接者弗甘也

蓋不樂為脩飾豐亨之説則牧民者或可袪其匿灾之心不肯存惜矜省費之見則持籌者或可杜其節用之口如是而猶懼有或遺焉庶乎民隱得通不中不遠曾子舉武王訓康叔之言明立教之不假强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然吾因推廣益識其艱蓋齊一家治一國者其分小其事易而平天下者其分大其事難雖日孜孜朝乾夕惕猶慮弗克勝任欲不勉强勤求其可得乎

咸速也恒久也

易分上下二經上經首乾坤此天地之大經大法固不待言下經首咸恒解之者泥於夫婦之一語於是有少男少女感之深長男長女倫之正之說是皆以世俗夫婦之情窺聖人序卦之義並且曲為損益不首下經之論其去聖人之意蓋已遠矣夫何不觀於雜卦咸速恒久之說哉且易雖有六十四卦何一非乾坤乎乾坤者天地之象咸恒者蓋天地之象之所以示人最深切而著明者也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天一日而一周日月

五行所不能及是最速者莫如天而咸象之華嶽有時而損益河海無日而不流而載之振之者終古無遷是最久者莫如地而恒象之且彖傳於咸則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於恒則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一再舉之語焉而詳實於雜卦之義互相發明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矣蓋咸恒非不備夫婦之道而徒舉夫婦之道以闡咸恒之義則不足以盡之若夫自强不息厚德載物乃君子所以法乾坤即君子所以法咸恒不息感之速

也厚德常之久也虛受無我立不易方内聖外王之道於是乎在如是則咸恒一乾坤之具體其首下經不亦宜哉

御製文初集卷二